

花数千元可与逝者“对话” “AI复活”带来慰藉也有不安

业内人士称目前面临伦理、法律争议

“我儿子因病意外去世了，我还想见见我儿子。”

2023年12月中旬，一则“失独父亲用AI复活病逝儿子”的新闻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，故事里的中国父亲因ChatGPT、文心一言的技术工具的出现而看到希望，在辗转了多个团队后，最终收到了一段AI生成的儿子的视频。“效果是初级的，但从手机里再次听到儿子的声音，已足以让他的妻子在儿子的墓前哭泣。”

而这“AI复活”的最终产品正是由上海的超级头脑团队完成。该团队介绍，自去年3月份开始涉足相关领域，截至目前，已经为超过600个家庭提供了相关服务，其中大部分来自因疾病、事故或自然灾害而失去孩子的父母。

萌芽

“AI复活”一单价格万元以下 形式并不相同

“AI复活”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约十年前的英剧，《黑镜》第二季中的一集，女主利用意外身亡的男友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大量数据，重塑了一个模拟男友人格的AI。

而在现实中，像这样“通过另一种形式与虚拟化的逝者相见”的故事，正在新年伊始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。

“AI复活”是一类依赖生成式AI的底层技术，复现逝者的形象、声音、言谈举止，甚至是性格情感的产品，业内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“数字陪伴”或“AI数字永生”。

对于初次接触“AI复活”这个概念的人来说，难以想象的东西还是太多了。一段视频，一个可互动的程序，抑或是某种可真实触碰的全新物品？

上海超级头脑团队创始人张泽伟表示，目前团队的“AI疗愈”已经做了600多单，数字遗照、3D超写实的仿生数字人业务还没有大量铺向市场，仍在进行内部的细节优化和版本迭代中。就算是“安排上顶格的技术”，一单价格不会超过五位数字。

2023年12月中旬，海内外有媒体报道过一位中国父亲用AI复活自己病逝的儿子，引起了不少讨论，而

探秘

影视级数字人难度和成本很高

在聊到技术实现时，几乎所有受访都认为，所谓“AI复活”其实是当前大热的生成式AI，或者说AIGC领域的一个细分赛道，本质上是利用图像、语音、视频、文字等多个领域中已经成熟的技术去生成个人形象、声音、知识库、思维方式、语言风格等等内容，再逐步将这些不同内容“拼接”成一个完整的产品。

“‘数字复活’是多种AI技术的融合体，很难说其本身存在底层技术上的护城河。可以将其看作是数字人领域的一种应用创新更为准确。”国内数字人底层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商，数字栩生的CTO翁冬冬这样说。

“数字陪伴”也许是目标

在张泽伟看来，2022年底的一波技术大爆发，使得大家都开始探索技术的具体落地和应用，“AI复活”就是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产业。而他们也从逐步尝试，到现在整个团队All in这个细分领域。

“作为中小团队，我们其实做不了太多东西，进入到这个领域，也是我们整个团队都觉得它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比较大。这个

行业目前还在早期萌芽阶段，规模很小，短时间或许也难以推进，但观察到国内甚至是全球的庞大的市场需求，我认为未来可能是万亿级别的市场。”张泽伟说。

对于主做AI名人复刻的数字栩生团队来说，目前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，并没有在“AI复活”方面开展什么业务。创始人翁冬冬认为，“AI复活”这个概

念本身是有需求的，但现在市面上已有的呈现形式，比如让逝者照片可对话，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清晰或者真实的需求。

从长期来说，数字栩生提到了另一个有所重合的概念——数字陪伴。比起“AI复活”的交付一段视频、一个产品的“短时间内的再次相见”，“数字陪伴”更强调一个有自己的基本逻辑，能长期且

其最终的产品正是由超级头脑团队完成的。张泽伟对他的故事记忆犹新。

“这位父亲一开始找到我们的时候，其实要求很简单，就说想克隆一下他儿子的声音，从这个点开始，又慢慢分散出现其他需求……其实最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都是一些用户来找我们，说他们要做哪些事情，我们再总结出他们的需求，最后才有现在这些产品。其实你来看，这位父亲的需求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现有的任何业务形式。”张泽伟说。

而事实上，涉及到业务层面，或者说产品的具体呈现上，“AI复活”的形式并不相同。其中，“AI复活”相关业务属于他们的“生命克隆和数字永生”板块，目前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产品线。目前这部分业务来自于他们自研的“炎帝大模型”以及一个名叫“DUIX”的App完成。

炎帝大模型基于用户提供的人物影像、语音、形象资料进行训练，1:1克隆出具备情感、个性、独有风格的Agent数字人，然后将其绑定在用户的DUIX App账号上，这样就可以通过DUIX App去与数字人进行影像式的实时交互了。

在具体的实现上，曾经火热到“百模大战”的大模型市场，为AI复活提供了动力。“AI复活对于数据质量的要求非常高，数据越多、越全，训练出来的数字人的相似度就越高。比如如果只是做一个面部驱动，让数字人有面部表情和口型的变化，那其实只要一张照片就行了，但如果要做得很逼真，那就至少需要4-5分钟的一段视频素材。”张泽伟表示。

硅基智能创始人兼CEO司马华鹏表示，目前AI复活的难点还是用户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数据供大模型学习。最优质的数据还是视频，最好是像严伯钧那样的博主，发布过



数字遗照。超级头脑团队供图



DUIX App定制数字生命。硅基智能供图

争议

“AI复活”心理疗愈仍无定论 有人认为“伤害比效果更多”

无论是对亲人的缅怀，还是对自身的慰藉，“AI复活”都远比一般的技术场景承担了更复杂的感情。

事实上，“AI复活”于去年刚刚兴起时，就有人认为，这是一种结合了AI的新型心理疗愈方式，将AI技术用在沉溺与亲人分离痛苦中的用户身上，能够缓和他们内心的波澜。

但一位心理咨询师持保留态度。她提出，哀伤有相对固定的过程，承认亲人死亡是很重要的第一步，AI复活的片段可能使未亡人丧失现实感，无法完成哀悼，死者那么生动的存在还有可能给未亡人造成二次创伤。而如果模仿得有差错——这又可能从另一种角度“污染”真人原本的回忆，使得死者需要艰难地确认亲人已死，同样可能造成创伤。

如果用户永远无法面对丧失，反而彻底失去了心理疗愈的可能呢？

法律层面风险无可避免 北上广等探索数字人备案系统

不仅是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争议，法律层面的风险同样无可回避。肖像权侵犯、隐私数据保护、AI诈骗……底层技术的进步也催生出了巨大的灰色地带，“AI复活”甚至于数字人都仍是新兴产业，目前既无专门的监管条例，也没有自发形成的行业标准，因此，从业者们整体都处于审慎探索的状态。

“在‘AI复活’上会存在一些负面反馈，比如部分客户能提供的过世亲人的资料不多，所以最终效果达不到他们的预期。”张泽伟说。

翁冬冬则透露，北京朝阳区已经出台了数字人备案系统，目前正在试运行阶段，相关企业可以将自己生成的数字人拿去系统备案，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应，但如果产生版权纠纷时，备案声明能够作为一个证据。上海、广州等地区也在推动类似系统落地，只是背后涉及到版权局、大数据局等多个单位，实际推行起来问题不少。

在英剧《黑镜》中，女主利用AI“复活”了男友后，起初欣喜不已，但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一个影子。故事的最后，她将仿生的机器人男友搁置在了阁楼，只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去看他一眼。

也许“AI复活”会在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大步向前，最终进化到连电影都无法想象的程度，又也许它会在时间的推移里逐渐消散，但在现在，关于未来的畅想已经向我们、向人类打开了大门。

>>知识点

AI复活

“AI复活”是一类依赖生成式AI的底层技术，复现逝者的形象、声音、言谈举止，甚至是性格情感的产品，业内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“数字陪伴”或“AI数字永生”。

数字遗照

呈现形式为搭载了大语言模型且拥有真实人物形象的相册。团队同样基于相关AI技术合成一种数字照片，照片具有真实形象，可以有简单的动作和表情，还可以用逝者的声音进行实时的交流和对话。这一业务本质则是一种软硬件结合的AI聊天机器人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

成千上万条蕴含个人形象出境、观点输出的视频，其次是大量的文字作品、语音记录、照片等等，而像是社交软件上的浏览记录，例如点赞收藏评论之类的动态作为训练数据而言比较抽象，难以整理，“可能会有一定帮助，但没有那么大”。

由于大模型、生成式AI领域在近一两年的技术热潮，都使得AI复活中对逝者外形、性格、言行举止的模拟、交互对话的实现不再困难，不会像十年前科幻作品里出现那样，空有概念而无从下手。

“数字人技术体系是很庞大复杂的，如果是真正的影视级数字人，难度和成本都会很高。”翁冬冬说。

深度地去了解被陪伴的人的需求的数字智能体，能作出更合理的反应，提供更加细腻的需求，技术底层类似定制的AI聊天大模型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翁冬冬觉得现有的技术可能“不够用”了，基础技术还得再往前走一步才行，比如大模型对于场景的理解能力。